

《资本论》中马克思货币思想的出场语境、 内涵布展与当代价值

曾睿哲

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11日; 录用日期: 2026年3月3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10日

摘要

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的货币思想已臻成熟。从出场语境看, 其思想源于对古典学派货币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基于对商品交换现实实践的深刻把握, 并回应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货币拜物教现象的深入观察, 这三者分别构成了其出场的思想、实践与时代语境; 从内涵布展看, 马克思系统阐述了货币何以产生、货币因何产生以及货币拜物教如何消解的问题; 从当代价值看, 《资本论》中马克思货币思想为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反对新自由主义价值观提供了思想武器, 为促使人的本质复归、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了价值引领, 为抵制拜金主义、倡导勤劳致富提供了实践导向。

关键词

《资本论》, 马克思, 货币思想, 货币拜物教,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The Contextual Emergence, Content Presentation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Marx's Monetary Thought in "Das Kapital"

Ruizhe Zeng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March 11, 2026; accepted: March 31, 2026; published: April 10, 2026

Abstract

In "Das Kapital", Marx's monetary thought had reached matu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emergence context, his thought originated from the critical inheritance of the monetary thought of the

classical school, was based on a profound grasp of the reality of commodity exchange, and responded to the in-depth observation of the phenomenon of money fetishism in capitalist society. These three aspects respectively constituted the ideological, practical and contemporary context of its emer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nfolding of its content, Marx systematically expounded on the questions of how money came into being, why it came into being, and how the fetishism of money could be dispell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mporary value, Marx's monetary thought in "Das Kapital" provided ideological weapons for criticizing the capitalist ideology and opposing the values of neoliberalism, offered value guidance for the return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realization of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provided practical orientation for resisting the worship of money and advocating the pursuit of wealth through hard work.

Keywords

"Das Kapital", Marx, Monetary Thought, Fetishism of Money, Bourgeois Ideolog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如今符号化的货币为人们开辟了现代生活的新境界，但人们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面临着被物化的风险，马克思的货币思想重新唤醒我们思考人与货币的关系。《资本论》中马克思的货币思想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广阔的历史视野和深厚的现实关照，不仅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产生了巨大反响，而且对当今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有着重大理论指导意义。同时，理论界围绕马克思货币思想的学术探讨多囿于马克思对“货币之谜”的揭示过程，缺乏将马克思对“货币之谜”的揭示与当今社会发展相融合的研究，总体上仍存在创新与进步的空间。因此，本文以《资本论》中马克思的货币思想为研究对象，旨在系统回溯其出场语境、整体阐释其内涵布展的基础上，并深入挖掘其当代价值。

2. 《资本论》中马克思货币思想的出场语境

《资本论》中马克思的货币思想出场于一定的思想、实践和时代语境。该思想是在批判古典学派货币思想，深入研究商品交换的实践活动，科学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拜物教现象的基础上形成的。

2.1. 思想语境：萌芽于对古典学派货币思想的批判与超越

古典学派的货币思想构成了《资本论》中马克思货币思想出场的思想语境。首先，古典学派的创始人威廉·配弟认为商品都要由货币来衡量价值。他充分肯定了白银和谷物能进行交换是因为充当货币的白银同谷物等其他商品一样都具有价值，进而揭示了货币具有衡量任何商品价值的属性。同时配弟也阐明了货币流通的法则，他指出流通的货币量由商品价值总额与货币流通速度的比例所决定，人为增加金属货币的面值并不能提升社会整体财富。但是，配弟的货币理论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他将金银自然地视为货币。马克思对此也作出了回应：“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金银。” ([1], p. 550)其次，亚当·斯密在配弟货币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货币的起源。他指出社会分工的发展推动着交换需求的增长，为了克服物物交换所带来的不便，贵金属由于其天然特性在众多商品中分离出来，成为商品交换的通用媒介。正如他在《国富论》中所说：“为了避免这种不便，除自己劳动生产物外，随时身边带有一定数量的某种物品，这种物品，在他想来，拿去和任何人的生产物交换，都不会被拒绝。” [2]可见，斯

密将货币从商品中分离出来的过程视为一种自然的过程。马克思也对斯密货币产生于商品交换的观点表示认同,指出“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3],p.106)。但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在继承斯密“物物交换不便-货币产生”的基础上,从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运动中进一步考察了货币产生的根源。最后,李嘉图在继承前两者货币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充当货币的金银的价值同其他商品一样也是由其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和其他商品一样,金银价值的大小只根据其生产和将其运送到市场上的必要劳动量是多少。”[4]但李嘉图仅仅将价值视为一种自然的存在,将价值形式视为独立于商品之外的无关紧要的东西,并没有深入研究商品转化为货币的根源。

古典学派的货币思想虽然具有一定的理论局限性,但是由古典学派创造的劳动价值论为马克思货币思想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可以说,《资本论》中马克思的货币思想是在继承和批判古典学派货币思想基础上开出的一朵绚丽夺目的花。因此,古典学派的货币思想为《资本论》中马克思货币思想的出场提供了思想语境。

2.2. 实践语境：生发于人们商品交换的实践活动

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出现,商品经济最终取代了自然经济,社会经济形态发生根本性转变,人们商品交换的实践活动也随之日益频繁。对此,马克思指出:“交换过程同时就是货币的形成过程。”([1],p.445)商品具有两种性质,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其中,社会属性体现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正是这一属性使得商品可以在市场中进行交换。但是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买卖双方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矛盾,一般等价物的产生正是这种矛盾运动的结果。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商品内部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不断扩大,货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被其他商品所排斥,它便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来,固定地充当商品之间交换的媒介,不同商品在质上便具有了可通约性。人们在头脑中评估的商品价值,在市场中就以货币这种价值符号来体现,货币在商品交换中被人们认可接受并广泛使用。由此可见,商品交换的历史过程,实质上也是货币形态逐步形成与确立的过程。

马克思运用猴体解剖法,深刻剖析了商品交换的演进历程。其分析表明,原始社会的商品交换建立在自然分工基础上,表现为简单的物物交换。随着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产生,人们劳动获得的剩余产品数量不断增多,商品交换的规模不断扩大,人们的需求也随之扩大。人们不仅希望用20码麻布换取1件上衣,而且希望换取10磅茶叶、1夸特小麦或2盎司金等等。而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们进行商品交换愈加不便,某种特殊商品便从其他商品中分离出来充当交换的媒介,以某种商品为等价物的交换逐渐取代了简单的物物交换。最终,由于金银的天然属性,它便作为一般等价物被固定下来,成为商品交换的通用媒介。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货币的分析只是停留在商品交换活动的表面,并没有对商品交换进行具体解剖,所以他们并不能真正理解货币的起源和本质。总体而言,人们商品交换的实践活动构成了《资本论》中马克思货币思想出场的实践语境。

2.3. 时代语境：成长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货币拜物教现象

时代是思想之母,任何一个思想的诞生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反映着该时代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和困境。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货币思想也不例外,它既诞生于时代发展的需要,又包含着对现实问题的深切关照。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的时代,资本主义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一方面,随着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到来,社会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人与货币的关系相异化。正如王新生、苗雨所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导的社会生活中,货币对人的统治与侵蚀无处不在。”[6]具体表现为,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的通用媒介,深刻影响着人们生活的

方方面面。商品逻辑成为主流，货币代表财富，金钱主宰一切，货币的权力价值日益凸显，人对货币的盲目崇拜和追求愈演愈烈，不是人自由地支配货币，而是人成为货币的附庸。

货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仿佛具有神力一般，人对货币就如同宗教信仰徒对神一样唯命是从。基于此，马克思用“虔诚地信奉禁欲的福音书”这种信徒对上帝的膜拜现象来解释和描绘货币拜物教现象：“货币贮藏者为了金偶像而牺牲自己的肉体享受。他虔诚地信奉禁欲的福音书。” ([3], p. 157)在这里，“货币贮藏者”的偶像就是“金”，他们尽可能的多卖少买，节俭吝啬，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肉体享受，目的就是为“金偶像”表现自己的虔诚。他们将货币视为一种全能之物，为追求货币像着了魔一样为之疯狂，直至彻底沦为货币的附庸，任其摆布。正如牛变秀、王峰明所说：“他们奉献给货币的越多，留给自己的就越少；越是看重货币的作用，就越是轻贱自己的存在。” [7]由此可见，正是马克思直观地感受到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拜物教”带来的巨大危害，才进一步激发了他探究货币的起源和本质的兴致，为提出消解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拜物教”现象的科学方法奠定了基础。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货币拜物教”现象构成了《资本论》中马克思货币思想出场的时代语境。

3. 《资本论》中马克思货币思想的内涵布展

“因恋爱而受愚弄的人，甚至还没有因钻研货币本质而受愚弄的人多。” ([1], p. 458)对货币的研究始终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难点。自古希腊时代延续至今，众多学者都曾致力于解答货币问题，但所有的理论成果都未能企及马克思货币思想的高度。马克思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通过分析价值形式的历史运动，进而揭晓了货币何以产生的答案，找到了货币因何产生的原因，发现了消解货币拜物教的方法。

3.1. 核心要义：货币何以产生

对于“货币何以产生”，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研究之所以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在于他们采取了静态的研究视角，仅满足于分析货币的完成形态，却遮蔽了其得以生成的历史过程与社会关系。将货币视为某种既定发明或人为协商产物不同的是，“货币是在商品交换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而不是人为思考或规定协商的产物。” [8]所以马克思决意“要做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没有打算做的事情：指明这种货币形式的起源，就是说，探讨商品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现，怎样从最简单的最不显眼的样子一直发展到炫目的货币形式。” ([3], p. 62)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货币的产生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马克思指出“一切价值形式的秘密都隐藏在这个简单的价值形式中” ([3], p. 62)。他首先将“20码麻布 = 1件上衣”的两端定义为“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又把等式左侧的“相对价值形式”分为内容与量的规定性两个方面。并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只关注了相对价值形式量的规定性，并没有看到相对价值形式的内容，也就是质的等同性，即抽象劳动，它隐藏在相对价值形式之中。同时，马克思又指出等价形式的特点是使用价值成为其对立面。也正是等价形式的这一特点迷惑住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双眼，因为“一物的属性不是由该物同他物的关系产生，而只是在这种关系中表现出来，所以上衣似乎天然具有等价形式，天然具有能与其他商品直接交换的属性，就像它天然具有重的属性或保暖的属性一样。” ([3], pp. 72-73)所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只有等到等价形式一步步发展到货币形式后，他们才对此予以关注。由于简单价值形式极具偶然性，仅适用于较小的交换规模。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简单价值形式便自行地扩大到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而麻布在交换过程中逐渐从商品世界分离出来并获得了一般等价物的性质，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也就转化为一一般价值形式。在这里，价值形式发生了质变，物与物之间直接的交换被以一一般等价物为媒介的交换所取代。由于只有金

银的自然属性同商品价值的社会属性相“契合”，金银就逐渐取代了其他等价物商品，一般价值形式也就发展到了货币形式。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价值形式发展过程的考察构成了马克思货币思想的精髓，其中展现出来的严谨逻辑和历史眼光，使西方经济学的货币理论至今无法企及马克思货币思想的高度。

3.2. 关键所在：货币因何产生

理解“货币因何产生”是正确把握《资本论》中马克思货币思想的关键。马克思也承认货币的产生与商品交换不便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指出“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3], p. 106)。但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货币理论的超越则体现在，他并没有停留在“物物交换不便 - 货币产生”这一经验事实层面，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从商品占有者的角度深入挖掘货币产生的根源。

马克思首先认为交换对于商品占有者来说是个人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尽管商品占有者渴望得到的使用价值必须在商品交换中才能获得，但是他进行商品交换也仅仅是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对他人的需要是漠不关心的。因此，在这一过程不涉及商品占有者与他人的社会关系。同时，交换对于商品占有者来说也是一般社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商品占有者在交换中想要获得等价的商品，不想让自己耗费在商品生产上的劳动白白浪费掉，他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则必然要与他人商品的价值量进行比较和计算。所以商品占有者要想获得心仪的商品并将自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充分利用，他便不得不去关注其他商品占有者手中的商品以及他们的需求，这一过程则体现了不同商品占有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由此可见，上述过程对商品占有者而言是私人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同时，马克思又发现如果没有货币的存在，那么“同一过程不可能同时对于一切商品占有者只是个人的过程，同时又只是一般社会的过程。”([3], p. 10)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商品占有者只能尽力生产出能够进行普遍交换的商品。但是新的问题又会产生：“但因为一切商品占有者都这样做，所以没有一个商品是一般等价物，因而商品也就不具有使它们作为价值彼此等同、作为价值量互相比拟的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3], p. 105)因此，必须有一种特殊商品从商品世界中独立出来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这一历史进程的根本动力在于私有财产的发展，“货币是私有财产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外在表现形式，是私有财产的外化和抽象。”[9]这种情况下，货币便从众多商品中脱颖而出，原因是：一方面，任何商品交换都具有私人性，货币仅仅充当满足商品占有者需要的一个媒介；另一方面，任何商品交换又具有社会性，货币充当着一切商品价值的代表，因而也充当着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代表，商品交换过程也就是商品占有者之间抽象劳动交换的过程。因此，“货币因何产生”的谜题隐藏在商品所有者交换过程私人性和社会性的矛盾运动之中。

3.3. 价值旨归：货币拜物教如何消解

货币拜物教不仅“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3], p. 93)，而且使人逐渐沦为它的附庸，为之着迷，为之癫狂。那么如何破除这种现象呢？马克思认为，货币拜物教起源于商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则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的产物。因此，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从根本上消解货币拜物教现象。

马克思首先对商品拜物教现象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与商品的关系就像宗教信仰徒对上帝的关系。因为“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3], p. 90)尽管各种为人所崇拜的偶像都是人们头脑中主观创造的，但是人们自身却受到这些偶像的反向控制和支配。其次，马克思揭示了货币拜物教的原型就是商品拜物教。马克思认为货币拜物教之所以危害人间，无非是人们看不清货币的内在本质，被货币所呈现的外在假象所欺骗蒙蔽。这

种假象在价值形式发展到货币形式阶段就已经出现了，“一种商品成为货币，似乎不是因为其他商品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相反，似乎因为这种商品是货币，其他商品才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 ([3], p. 112) 随后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就像“单纯的原子般的关系” ([3], p. 113)，不是人们支配着这种关系，而是人们被这种关系所支配，这种现象“首先就是通过他们的劳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这一点而表现出来” ([3], p. 113)，所以“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 ([3], p. 113) 最后，马克思得出结论，要想消解拜物教现象，就必须对生产关系进行根本性变革。商品拜物教是商品经济的产物，要想消解商品拜物教，就必须消除商品经济。如果说分工为商品经济的产生创造了可能，那么生产资料私有制则为商品经济的产生提供了更加充足的条件。因此，唯有从生产关系这一更高层面出发，才能全面了解拜物教现象为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危害，进而深刻理解拜物教这种现象的内在本质并探索出消解该现象的根本方法。由此观之，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才能从根本上破除货币拜物教这种现象。

4. 《资本论》中马克思货币思想的当代价值

科学理论随时间流逝愈显智慧，始终可以为现实服务是它的基本特征。《资本论》中马克思的货币思想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构建的科学理论，不仅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产生了巨大反响，更重要的是对当今社会的发展仍然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4.1. 思想武器：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反对新自由主义价值观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具有欺骗性和虚假性，表面上塑造成代表全人类普遍利益的“普世价值”，实际上只是代表着资产阶级本阶级的利益，只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货币已经成为资产阶级辩护的一个工具。对于货币所有者，他们倡导所谓“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鼓励人们市场中通过竞争赚取货币财富。实际上，竞争是矛盾的，它反对垄断，但又诱导所有竞争者努力获得垄断地位。由于资本的逐利本性，导致市场不可避免地被集中和垄断，大量货币财富汇聚到少数资本家手中。所以，资本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暴露其真实意图，他们“假仁假义的用歪曲的形式”阐释和传递自己的价值观念，打着维护私人货币财富的幌子把自己的“特殊利益”虚伪地描绘成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 [10] 这种意识形态被资产阶级打造成维护其统治的思想武器，欺骗和压迫被统治阶级，但同时又打着普世性的幌子，竭力将自身的利益伪装成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无不体现其虚伪性和欺骗性的一面。近年来，新自由主义观对人们传统的思想观念进行着冲击和渗透。作为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形态，它与以往资本主义传统自由主义观不同，它虽反对放任自流，主张把自由限制在一定框架的范围之内，却又倡导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反对政府过度干预。该价值观提倡个人主义，认为个人利益高于集体利益，任何集体都不能以牺牲个人利益为前提。同时，它也极力推崇私有化，这也体现了它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本质。它否定社会主义，认为只有私有制才能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并批判社会主义压迫人的自由，容易导致集权主义。然而，从当今世界发展状况来看，资本主义国家在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并没有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反而助推了国际垄断的发展，大量资本为垄断寡头所控制。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货币思想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货币的本质、功能以及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进行了根本性的分析和批判，为剩余价值理论、经济危机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等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可以说，该思想动摇了资本主义统治大厦的根基，从根本上揭露了资本主义为维护自身统治披上的虚假的外衣。因此，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货币思想为我们批判资本主义虚假的意识形态，反对新自由主义价值观提供了具有深厚的理论来源的、

科学的、尖锐的思想武器。

4.2. 价值引导：促使人的本质复归，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

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终极诉求就是解放全人类并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论述也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因此，《资本论》中马克思的货币思想也不会绕开“解放全人类”这一价值维度。在马克思看来，货币不仅仅是商品交换的媒介，而且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一种社会关系。正是通过货币，人的劳动被异化，进而导致人的本质也发生异化。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现象的分析，揭示了货币拜物教对人和人带来的巨大危害，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要从物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原本体现人的本质的劳动发生异化，劳动的异化使劳动本身成为人们谋生的一个手段，劳动所获得的成果以及劳动的过程都不属于劳动者本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对货币导致人异化的现象进行了分析：“货币的这种神力包含在它的本质中即包含在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和外在化的类本质中。”([11], pp. 245-246)货币具有的神力的原因就是它可以衡量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劳动者为了获取货币必须不断地进行劳动，并且创造出来的商品不是为自己使用，而是在市场上进行商品交换，目的就是换取货币。所以人的本质的异化根源于劳动的异化。马克思对货币导致人的本质异化的分析在《资本论》中走向成熟，具体表现为马克思对“拜物教”概念的提出。货币不仅使物与物的关系将人与人的关系掩盖，还使人逐渐丧失自由并沦为它的附庸，被它支配，受它控制。同时，马克思认为劳动的解放一方面需要生产力极大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要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联合生产。劳动解放就意味着劳动不再是人们维持生活的手段，人们不再为了维持生存而进行非自由的劳动。马克思已经清晰地认识到要想消解货币拜物教就要消解商品拜物教，消解商品拜物教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必将不可调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必将否定自身。所以说，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才能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以上马克思所作出的分析和推理都是建立在《资本论》中货币思想的基础之上的。《资本论》中马克思的货币思想对于当今剖析数字资本、金融异化等新现象，以及思考如何超越消费主义与资本逻辑对人的支配，依然具有价值引领作用。

4.3. 实践导向：抵制拜金主义，倡导勤劳致富

拜金主义是货币拜物教的通俗表述，马克思就曾在《资本论》中引用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中的道白来阐释拜金主义导致的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善恶不分的社会现象。当今资本主义国家中，由于没有科学的价值观作为引导，货币已经成为物奴役人的一个工具，“人自己的造物反过来对人类主体的驱使和奴役的现象”[11]普遍存在。从我国社会发展现状来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需要明确区分“货币量增加”与资本主义“价值增殖”的差异，王峰明指出：“价值增殖基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目的。”[12]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通过劳动获得的货币财富增长，是劳动者自身的劳动成果，与资本剥削无关。这种区分从根本上划清了“拜金主义”与“勤劳致富”的界限，为人们树立正确金钱观提供了理论依据。《资本论》中马克思的货币思想不仅揭示了货币产生的起源和过程，更重要的是深刻剖析了货币拜物教对个人和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危害。在实践活动中，人们只有以《资本论》中马克思的货币思想为指导，才能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和价值观，才会坚持通过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创造财富，不至于陷入拜金主义的泥沼之中难以自拔。并且在这种科学思想的引导下，人们对生产和生活将会产生更加理性的认知，对人生会有更高尚的价值追求，会更加注重精神世界的丰富，不会单纯寻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

物质财富由劳动创造，劳动才是财富创造的唯一源泉。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资本论》中马克思的货币思想对货币拜物教的分析时刻警示人们对货币的追求要限制在适当的合理的范围之内。在科学思想的指导下，对货币的适当追求能够使人的勤劳更大程度地被激发。在货币尚未出现的时代，人们追求的主要目标是对特定物品的使用价值的满足，因此他们投入的劳动也相应有所保留。货币产生之后，它能够使人们心中所想变为现实。所以货币成为人们需求的具体体现，并为人们提供从事劳动活动的无限动力。正如马克思所说：“从观念转化成生活，从想象的存在转化成现实的存在。作为这样的媒介，货币是真正的创造力。” ([11], p. 246)从劳动者的角度看，劳动者要想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生活条件，就必须通过劳动来获取货币，进而购买更多的生活资料。这就促使劳动者不断改进自身水平，进而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加了社会财富。这种情况下，广泛的劳动参与构成了社会财富积累的基础。正是这种社会性的劳动，而非对货币的追求本身，才是创造财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真正源泉和不竭动力。整体而言，《资本论》中马克思的货币思想为当今社会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指导，为抵制拜金主义、倡导勤劳致富提供了实践导向。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 [2] 亚当·斯密. 国富论[M]. 郭大力, 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19.
-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4] 大卫·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 周洁,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3: 247.
- [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6.
- [6] 王新生, 苗雨. 马克思对货币权力起源和本质的揭示——基于《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货币章”的考察与反思[J]. 浙江学刊, 2024(6): 157-165+236.
- [7] 牛变秀, 王峰明. 价值存在和运动的辩证法[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144.
- [8] 乔瑞金, 高丁丁. 马克思聚焦货币本质的社会批判思想探析[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2(1): 42-49.
- [9] 桑朝阳.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货币思想探究[J]. 理论视野, 2023(3): 26-31.
- [10]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80.
- [1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2] 王峰明. 如何看待马克思资本观与社会主义现实的关系?——再评所谓的“公有资本论” [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25, 46(4): 43-63.